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美] 兰德尔·华莱士 著
周景兴 译

珍珠港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ARL HARBOR

(北京)

45

登录	171572
分类	I712.45
种次号	159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美〕兰德尔·华莱士 著
周景兴 译



石油大学 0176460

珍珠港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ARL HARBO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珠港/(美)华莱士(Wallace, R.)著;周景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3
(译文新流行·电影小说)
书名原文: Pearl Harbor
ISBN 7-5327-2796-3

I. 珍… II. ①华…②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156 号

Randall Wallace

PEARL HARBOR

Copyright © 2001 by Randall Wallace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 200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 Book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1-461 号

珍珠港

[美]兰德尔·华莱士 著

周景兴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2796-3/I·1616

定价: 16.00 元

谨以此书
献给
我的儿子
安德鲁和卡伦

热切希望他们以及所有的孩子
都不再经历战争

序

一

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不是一出浪漫的喜剧,而是一出血与泪的悲剧。悲剧往往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珍珠港事件不只伤害了美国人,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类良知和世界和平的践踏。

这一事件在军事意义上仅在那个星期天持续了几小时,它的影响却持续至今,而且还将更远。珍珠港将永远不再只是一处旅游胜地。躺在它身旁深水里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是一座永远在呻吟和呐喊着的历史丰碑。

摆在我们面前的《珍珠港》不是一本普通的小说。它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改变了世界格局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为捍卫祖国而舍生忘死、为反击侵略而捐弃爱情纠葛的人物群像,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崇高的审美价值。

小说还为饱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人民说了些公道话,写

○
珍
○
珠
○
港
○

到善良、勇敢的中国老百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友情和帮助。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

我个人喜欢访问的地方之一便是夏威夷的珍珠港，每次去都无异于上一堂历史课。我的感受大致体现在我的两首小诗中。

一首是 1998 年陪中国军事代表团往访时用英文为同行的中国和美国朋友写的，题为《太平洋悄悄对我说》，其中文译文如下：

“哗，朋友，
你是真正的伙伴。
你能透视我的心田，
洞悉我的不安：
多少年又多少年
都不知我的名字‘太平’能否实现。

“我的大名啊，
有时候，有些人的行径
公然把我背叛！
而不实的盛名
我最不喜欢。

“珍珠港的悲剧
我真诚地不愿再看。
但它却无时不加快我的心跳，
无处不把我的梦境侵犯。

“美好事物，毁于一旦，
甚至在那些神圣的星期天，
不测风云也会破坏平静的港湾。
而我又大又宽，
个中哀伤又能跟谁去谈？

“哗，哗，伙伴，
时代正在变迁
你轻柔地抚慰我的心田，
我们相识还不算太晚。

“请吧，那么，
让我们一起谦恭地祈祷，
为像我这样一片水，
为像你们那样一个人间，
让二者都不要
离我这‘太平’二字太远！”

（写于1998年9月20日，星期日，太平洋上空，飞临珍珠港时。记得1941年12月7日也是个星期天。）

另一首是去夏威夷参加中美科学技术联委会会议时用中文写的四行字，题为《檀香山的祝愿》，照抄如下：

最好让昨日
把今天惊醒，
别让今朝
成为明宵的恶梦。

(写于1999年10月夏威夷州毛伊岛。)

三

小说作者兰德尔·华莱士在美国颇有名气。他对和平的热爱令我肃然起敬。小说的扉页上写着,这本书是献给他的两个儿子的,热切祈祷他们和天下所有父母的孩子们都不要再见到战争。

小说的译者周景兴是风华正茂的中国外交官。他年轻,没见过战争,但他出生在著名的老抗日根据地山东黄县,从小就在父辈那里受到爱祖国、爱和平的熏陶。他牺牲了那么多假日和休息时间,精心译出这部长篇,很值得称道。

小说中文版付梓之际,在美国发生了可能比珍珠港事件更加震撼世界和人心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这当然是偶然巧合,但这两起相隔六十年之久的事件却又有着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至少,它们都留下了同一个明白无误的朴素信息:和平弥足珍贵,敌友务必明辨。

今年在国内公映的好莱坞故事片《珍珠港》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影片受到了观众的普遍好评。有理由相信,小说《珍珠港》中文版的问世亦将广受欢迎。

李肇星

2001年10月27日自北京飞往欧洲途中

第一部



纯真年代

—

丹尼·沃克依然闻得到松木那股香甜的气息——刚才，雷夫·麦考利在盛钉子的松木桶上钻了两个洞，把一根绳子从中穿了过去，像系安全带那样系在两个人的腰里。两个孩子坐在木桶上，木桶的顶部比泔水桶大不了多少，但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足以搁得下他们瘦小的屁股。此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两个孩子在农场上过着艰苦的生活。

然而，他们却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

那是一架双翼飞机，属于首批制造的喷药飞机，在美国南方随处可见。雷夫的父亲把它买下来的时候，机身上的锥形骨架已经断裂，发动机也已破旧不堪，毫无用处。于是，他便把飞机大卸八块，拆走了一些零件。现在，飞机的两翼上裸露着参差不齐的残破的木片、被撕裂的帆布和锈迹斑斑的缆线；飞机的螺旋桨只剩下了窄窄的一片儿，还是雷夫在农场上找到的；挡风板后面还藏着一个麻雀窝。但在过去，它曾经一度在田纳西州的天空中翱翔；而此时此刻，在这两个农家孩子的心中，它比任何飞机都飞得更远、飞得更快。

“他们从左边上来了！”雷夫用肩膀猛地一撞丹尼，尖声喊道。

○
珍
○
殊
○
港
○

雷夫个子高高的，两臂瘦长，长着一双飞行员那样锐利的眼睛。尽管雷夫才十一岁，但是丹尼已经注意到了他这位朋友的眼睛所具有的这一特点：不慌不忙、一眨不眨，目光则绝对地锐利。

“我看见他们了！”丹尼大声应道，声音盖过了他们想象中的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和雷夫双唇发出的嗡嗡声。与此同时，他猛劲一拉那半截扫帚把儿——在他的心目中，那是他用来控制飞行的操纵杆。

“干掉他们，丹尼！”

“他们跑不了，雷夫！”丹尼说着，舌尖一碰牙齿，嘴里发出一阵哒哒哒的机枪声。丹尼很喜欢雷夫直呼自己的名字——就像叫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只有雷夫喊他丹尼。妈妈曾叫他丹尼，但她在丹尼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对他最为亲热的称呼是“小子”。

丹尼和妈妈一样，长着淡褐色的头发和碧色的眼睛；至少，他希望自己的眼睛长得像她。妈妈的眼睛曾经那么温柔地注视着他，带着深深的爱意静静地凝视着他——无论何时，只要一想起妈妈，她的神情就会点亮他的记忆。然而现在，她似乎离他那么遥远，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仅仅是幻想，他看到的她实际上和雷夫看到的在天空中轰鸣的飞机一样的虚无缥缈。

“他在我们后面，就在后面，看见没有？”

“看见了，雷夫！”丹尼大声喊道，在座位上扭动着身子，朝着他们飞机残破的尾翼方向开火。但实际上，除了远处的马厩和犁过的土地外，丹尼什么也没看见——尽管他觉得，在他们俩配合默契的纯洁无瑕的快乐中，这些东西似乎也都具有了生命。不过他相信，雷夫一定能够看见红色男爵^①的那架双翼飞机在天空划过一

① 红色男爵，德国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1892.5.2—1917.4.21)的绰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王牌飞行员，曾任德国空军“里希特霍芬飞行队”队长。单人击落协约国飞机共八十架，由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最为著名的飞行员之一。1917年4月21日，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附近被防空火炮击落（一说被加拿大皇家空军布朗上尉击落）。柏林建有一家纪念他的博物馆。

道弧线,正在向他们俯冲过来。雷夫什么都看得见,而且只要他想象出来的东西,他都能看见。这就是和雷夫在一起时最为神奇的地方。和雷夫在一起,你既能看到人所共知的世界,又能领略到只有雷夫自己才能看得见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破旧的飞机残骸依然自由自在地翱翔,小孩子变成了英勇无畏的飞行员。

雷夫唯一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拼写单词。他在飞机的控制部件上安装了一个用厚木板制成的仪表盘,并在上面用粉笔写下了RUDR^①这几个字母。而丹尼则在过去的三年中,连续获得比弗·博顿小学的拼写比赛冠军。每听到一个单词,丹尼就能在脑子里准确地把它拼写出来。不仅如此,他还听得到那些单词发出的动听、欢快的乐音,听得到它们在自己的脑海里蹦蹦跳跳时发出的和谐或不和谐的音响。但丹尼还是情愿用自己天赋的想象力换取雷夫的特长。在诸如躲避球^②这样的游戏中,对于球飞行的路线,雷夫判断得比谁都快——球从哪儿弹回来,又会向哪儿飞出去——就像先知先觉一样。这使得雷夫比别人更擅长击球和抢球这样的动作,而且,他的速度也非同寻常,眼疾手快,腿脚也快。丹尼在运动场上的一大优势是能打架。如果有人打了他的鼻子,他从来不哭,而是予以回击,而且更为有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俩才建立了友谊。

那是一个寒冷的十一月里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他们老师的心情也是同样的阴郁。她布置他们写一篇关于感恩节的意义的作文,她要求邻座的学生互相交换作文,这已经成了她的惯例了。“互相检查一下拼写!”她总是这样喊道,随后就是一阵窸窣窸窣的纸张传递过过道的声响。以前,丹尼和雷夫一直坐在一起,他们总是画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战的小画片,而且还偷偷摸摸地小

① 正确的拼写应为 Rudder,即飞机上的方向舵。

② 躲避球,一种儿童游戏,使用大小如排球的柔软的橡胶球。比赛方式灵活,通常是将球扔向一方的队员,被击中的即被淘汰出局。

声说笑。正是由于他们总是讲话，两个人的座位才被分开了。因此，现在坐在雷夫旁边的是卡尔文·皮尔逊。看到雷夫和卡尔文交换了作文，丹尼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丹尼飞快地把新同桌的作文改完了——只有一处标点错误，丹尼一眼就发现了。随后，他带着懊丧和恐惧看着雷夫的脸。卡尔文的作文有什么对和错，雷夫一点儿也搞不清楚，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卡尔文皱着眉头，看了看雷夫的作文，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开始用红色的蜡笔在单词上圈着。接着，还没等丹尼或别人反应过来，卡尔文就已经把雷夫的作文高高地举了起来，大声地对全班笑道：“快看雷夫有多聪明！”那张纸上满是红色的圈圈，但那也不如雷夫臊红的脸。

老师厉声喝道：“卡尔文，把作文还给雷夫！”说完，她就不再管这件事情了。

但是，丹尼并没有就此作罢。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噌”地一声冲出教学楼，像出了膛的子弹一样扑向卡尔文，额头猛地撞在卡尔文的鼻子上，随即扑倒在他身上，挥起拳头一顿狠打。后来，别人终于把他生拉硬拽了起来，但丹尼还是两次挣脱了，冲上去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这次打架使丹尼在同学们中的形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和雷夫不再仅仅是朋友了，他们成了亲如骨肉的兄弟。

两个孩子停下了正在玩着的游戏，因为一架真正的飞机飞到了他们头顶上空，发动机的声音愈来愈响，音调也愈来愈高。飞机在一片嫩绿的田野上空开始下降。坐在飞机座舱里的是雷夫的父亲，一位浸礼会^①的执事^②。他自己种庄稼；只要是人类发明的东

① 浸礼会为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主张教徒成年后才可洗礼，反对给儿童进行洗礼；后主张受洗者必须全身浸入水中，故名。

② 在基督教新教中，执事又称会吏，为选出参加管理教会事物的非专职人员。

西,他都会修,还能把别人的破烂儿变成有用的机器。而此时他驾驶的这架正准备着陆的喷药飞机,是他用从附近军事基地外面的一个垃圾场里精心挑选出来的零件组装起来的,还有一些零件是他从雷夫和丹尼正玩得兴起的这架破飞机上拆下来的。他把飞机涂成了红宝石的颜色,飞机的两翼和旋转的螺旋桨映射着灿烂的阳光。飞机呼啸着,在距离犁过的田野几英尺的上空一掠而过,喷洒出一些种子,然后又再次爬升,冲向了水晶般透明的蓝天。

丹尼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切,心里赞叹着它的美丽。他的脑海里一下子涌出了“像天堂一样”这个词汇。接着,不知为什么,《志愿者之州》^①在他的心里唱响了。还要再过很多年,丹尼才会用笔写下这些描绘自己家乡的诗句:“……也许它不是天堂,它仅仅是田纳西。但在美利坚的历史上,人们一直为了这片土地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他们都是志愿者。”到那时候,他才会理解,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自己要把这些写在纸上。但是现在,他面对着温馨、平静的生活,感受到的是她的快乐。

和他一起挤坐在同一个盛钉子的小木桶上的雷夫也在注视着。那架飞机急剧地降低了高度,喷洒出的柔软的物体,像盛开的鲜花似的在天空中渐渐扩大开来;随后,他的父亲一踩脚下的控制器,飞机又猛地飞上蓝天。飞机尾部升降舵上的襟翼在空气中尖啸着划过——雷夫感觉到了它的锐利。他什么都能感觉到,对雷夫·麦考利来说,这个世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鲜活的刺激,他通过心灵的感受,同这个世界紧密相连。物体的运动、声音、视觉、味道——所有这一切都能对他的情绪产生影响。

然而,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情绪化的孩子;他早就感到,对于生活,大多数人并没有像自己那样体验到它的鲜活和栩栩如生,因此,他学会了把这种强烈的感觉留给自己。大多数人觉得他沉

① 指田纳西州。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大批田纳西人志愿参军,故名。

默寡言、性格内向。但是,对于雷夫真正感觉亲近的人——那些精神熠熠闪光、像新鲜的面包一样散发着芳香、像清凉的泉水一样高尚的人——来说,雷夫就是一座生机勃勃的火山。

雷夫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

他知道,自己和丹尼一生都会是好朋友。他们之间的差别,比如丹尼拼写单词的能力,算不上什么障碍。雷夫知道,丹尼能够领悟书面文字的含义,而他自己却是糊里糊涂;不仅如此,丹尼总能很快地进入到他幻想中的世界——两个田纳西州的孩子在春天能够找到的那个世界。

“右前方六十度发现敌机!”雷夫大声喊道。

“进行动力俯冲!”^① 丹尼应声答道。于是,两个人的嘴里一阵嗡嗡作响,操纵着飞机俯冲。雷夫光着的脚踩在一个踏板上,丹尼踩着另一个。他们旁边的马厩——上面除了手写的“麦考利喷药”几个字外,没有涂任何油漆——在原地一动不动,因此,两个孩子不得不紧盯着操纵杆的架子,以便能够看到在他们周围旋转、倾斜的世界——这个架子也是他们在权充的仪表盘上用粉笔画出来的。在他们看来,他们身上的工装已经变成了飞行服,剃得圆滚滚的头上戴着皮质头盔——人们正是穿着这样的服装将美国从德国皇帝的侵略中拯救了出来。丹尼把双拳放在自己的面前,嘴里发出一阵机枪的射击声,然后两腮一鼓,发出几声爆炸。

“打得好,丹尼!”

“飞得好,雷夫!”

“自由的国土……”雷夫说道,充满了神圣感。

“勇敢者的家园!”丹尼应声答道,听起来像是在念“阿门”。

但是,还没等他们转而梦想去迎接另一个危及民主安全的挑战,一个男人的手抓住了丹尼工装裤上的背带,把他从座舱里拎了

^① 飞机在轰炸或空战时的带油门俯冲。

出来。

尽管丹尼很吃惊,但他用不着看,就知道是谁的手:那是父亲那只强壮有力、饱经沧桑、沾满泥土、透着独臂人的敏捷的手。丹尼的父亲叫科尔·沃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他的一只手臂留在了阿尔贡森林^①,芥子气还灼伤了他的肺,因此,对于肢体健全的人所关注的事情,他显得不怎么敏感。他把丹尼扔在他脚上,一脚把他踢到适当的距离,又伸手抓住丹尼的衬衫前襟,转了一个圈,然后把他提起来,身子一半着地一半悬空,使劲地摇晃着他。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约翰逊来了,他说给你十美分,让你给他铲猪圈。我哪儿都找不到你。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跟这个大字儿不识的傻瓜一块玩儿,永远也不会有出息的!”

此时,丹尼的心中充满了羞愧与恐惧,嘴里说道:“他不傻,爸……”

没等他把第二个“爸”字说完,他父亲一个巴掌就把他打倒在地。

雷夫以前也曾被他父亲打过屁股,为了让他发誓做好孩子,他父亲甚至还用鞭子抽过他,但是,雷夫还从来没有见过大人打孩子的耳光,更不用说打得那么重,一下子就把丹尼打倒在地上了。他吓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丹尼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父亲再次把他抓过来,紧紧拧着他工装裤上的背带,弄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努力挣扎着,想挣脱开,但是毫无用处。父亲拖着丹尼,穿过犁过的田野,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爸……”丹尼气喘吁吁地,“爸爸……”

^① 阿尔贡,法国东北部的一处丛林、丘陵地区,位于默兹河和埃纳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